

闲话文人 罗海波

旷野下的凝视



萧红。资料图

2026年,是作家萧红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。

1911年,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小地主家庭。呼兰,萧红在自叙体散文《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》里是这样描述:“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。”九岁时,萧红失去了母亲,父亲脾气暴躁,常常对她打骂。她唯有从祖父那里得到一丝温暖和爱。她写道:“所以在大雪的黄昏里,围着暖炉,围着祖父,听着祖父读着诗篇……从祖父那里,我知道人生除掉了冷冰和憎恶而外,还有温暖和爱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,祖父是她最早的文学与情感的启蒙者。而她真正对文学产生兴趣,则是在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后,因受美术老师高仰山影响而“醉心于绘画”,并通过史地老师接触新文学,这在骆宾基所著的《萧红小传》里有详尽的描述。1932年,萧红以笔名悄吟发表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《王阿嫂的死》,自此开启文学创作之旅。

小说《王阿嫂的死》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农村佃农阶级的悲惨生活。主人公王阿嫂,丈夫被地主逼疯、烧死,王阿嫂自己也因为被地主踢了一脚,于产后死去,家里只剩下一个被领养的女孩。女孩因此又成了孤儿。

从这部小说开始,萧红的写作始终关注穷人和妇女,也就是穷苦的女性,描写她们的不幸、痛苦、不平的悲惨命运。之所以如此,与萧红个人命运是紧密相关的。但她的写作,不是顾影自怜,而是作为一个女性,以自身生命经验为基点,抵达对整个人类处境的洞察。

1930年,出于对家庭包办婚姻的反抗,为求得新知和爱情,萧红离家出走,一路从哈尔滨奔赴青岛、上海,东渡日本,又辗转上海、北平、武汉、重庆,终至香港,一辈子频频迁居,饱尝饥饿、寒冷、疾病,始终在漂泊中挣扎。在散文中,萧红写下她只身饥寒交迫的情景。这构成了她的全部命运,包括她的文学命运。评论家林贤治认为: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被饥饿、寒冷、疾病逼到无可退避的死角而孤立无援。”《生死场》和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创作的最著名的两部小说。

《生死场》是一部描写东北农民生活和斗争的小说。主要反映“九一八事变”前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郊的农民,在地主剥削与日寇侵略下,为生

存而挣扎并最终觉醒的故事。小说甫一问世,就引发社会强烈反响。在《生死场》中,女性身体的生产之痛、哺乳之累、被当作泄欲工具的屈辱等意象反复出现。萧红以近乎冷酷的笔触,将它们真实而毫不隐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小说写道:“在乡村,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,忙着死。”小说中的妇女大多是被折磨后悲惨死去的。萧红写的不只是女性在生存重压下的艰苦处境,更是她们在困窘中依然保存的顽强生命力。

鲁迅在为《生死场》一书所作的序言中,精准地捕捉到萧红笔下所反映出的世界的“陌生感”。这种“陌生感”源于“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,对于死的挣扎,却往力透纸背;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,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。”

《呼兰河传》主要讲述呼兰河小城故土深情和底层人物的悲欢故事。写作者与祖父在后花园度过的无忧时光、小团圆媳妇的悲剧、王寡妇的疯癫、冯歪嘴子的顽强。既有童真的澄澈,又有成人时的悲悯,抒情的语言里包裹着最残酷的人生真相,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隐藏着最深切的悲悯,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质地。茅盾评价这部作品“是一篇叙事诗,一幅多彩的风土图,一串凄婉的歌谣”。

《生死场》的笔触酷烈刚健粗犷,《呼兰河传》中的描写温润隽永抒情,但萧红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书写特质依然未变。

在现代文学史上,萧红以女性视角书写底层生命,用旷野般质朴的文字,留下了不可替代的文学瑰宝。图

市井烟火 张惠宁

一场婚礼

“今天21号了,别忘了哈。”早上8时51分,哥哥就发信息提醒我,别忘了参加今晚他同学兼同事儿子的婚礼。哥哥在一周前就郑重其事地打电话跟我说了这事,因他在岛外,让我替他出席这个婚礼,还早早地给新人准备了一个大红包。

婚宴定在晚上19时。18时15分,我开车出门。人逢喜事常下雨。干旱已久的海口在18时左右下起了滂沱大雨,雨点密集。我导航到东沙路,对这条路并不陌生。到了目的地,发现这里曾经是一个海口小有名气的家私城(印象中叫西源家私)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它摇身变成了一个本地饮食品牌的宴会中心。

在大雨中抵达目的地。我上了二楼,同时有四对新人在此举办婚宴。走进哥哥同学之子的婚宴现场,很热闹。打眼望去,宾客多是白发人,“垦二代”也已经步入老年了,大部分已是五六十岁的人。

我刚走进去,就有人喊我的名字。哥哥的同学得知是我来,很贴心地安排了招呼我的人——也是我们农场的“垦二代”,一位美女,跟我哥哥差不多年纪。美女的父母和我父母一样,都是安徽人。每次见面,彼此都感到亲切。一见到哥哥的同学,我即刻将红包递给她,完成哥哥的嘱托。我们坐在新郎母亲的同事席。不一会儿,旁边又坐了一位“60后”美女。一聊,发现这位美女是我小学数学老师的女儿。“我妈经常说,你和H是她教过的最满意的学生……”当她开口说

这句话时,我立刻知道了她是哪位老师的孩子。因为同样的话,我曾亲耳听老师说过,透着老师对从农场考出去的孩子满满的自豪和欣慰。老师还健在,83岁了。美女如她的母亲一般,有着爽朗的笑声。

婚宴在20时才正式开始,宽大的宴会厅天花板上吊着许多盏水晶灯,营造出温馨的气氛。新郎着深色西装,先上舞台,而后捧着鲜花迎接新娘。新娘着白色婚纱,缓缓走上舞台,可谓郎才女貌。

我完全不熟悉这对新婚夫妇,也并不十分熟悉哥哥的同学,但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位老人的音容笑貌,他是老欧叔。原来,这婚宴是老欧叔孙子的。老欧叔已经过世多年,我却还记得小时候看他分猪肉的情形,他总是把每一份都匀成差不多的样子。

老欧叔留着板寸,几十年间,看上去似乎都是一个样子,不显老态,就是一个中年大叔的样子。他退休后,曾在一家理发店给人理发。我路过时,还曾经进过理发店看望他。记得他说,一把剪刀,让他随时随地有饭吃。老欧叔的爱人也会理发,早前,他们就在农场开了理发店。印象中,老欧叔的爱人是一位安静的女性。“阿姨还在世吗?来了吗?”席间,我悄悄地问邻座。

哥哥的同学,这场婚宴的操办者,当天穿了红裙。她的喜悦,我们从喜宴的菜品上就可以感受到。烤乳猪、龙虾、海参、鱼肚、文昌鸡、大石斑鱼……地道的海南风味餐饮店精心烹制出来的一桌菜肴,让客人品出了主人的开心。

与一些喜宴客人吃罢就散场不同,当天的来宾有不少来自一个农场,大家相互走动,互相敬酒,场面十分热闹。

离场时,我突然在人群里看见了老欧叔的爱人。她还是记忆中的模样,能一眼认出来。在我心里,一种欣喜油然而生。

这场借了喜宴彩头的相聚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。21时出来,雨已经停了,马路上一点水渍都看不见。空气很好,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图



英国画家埃德蒙·布莱尔·莱顿的画作《婚礼签字》。资料图

如歌行板 丁太如

土地之声

我大半辈子都守在这片土地上,天天和庄稼打交道,看着一年四季往复轮转,看着周遭的生活一点点发生改变。我扎根在这里,从年少走到如今,亲眼看见身边的日子慢慢变好,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让人安心,心里装着一份朴素真切的感动。

记忆里早年的生活,处处透着拮据。村子里出行全靠泥土路,晴天走路会扬起漫天尘土,下雨天路面泡得

泥泞,想要出门办事,要吃不少苦头。家家户户住的房屋都很简陋,能挡住风雨就已经很知足,大家不敢奢求更多。地里收成主要看天气,遇上干旱或者洪涝,一整年的辛苦劳作,很可能就落得一场空。那时候所有人,都在为填饱肚子不停奔波,日子过得紧绷。

一路走来,我亲眼看见一桩桩实实在在的的变化。过去坑洼不平的土路,现在全都铺成平整的柏油路面,把家家户户串联起来,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城镇。从前低矮破旧的屋舍,慢慢被宽敞明亮的新房替代,普通人居住的条件,实实在在得到改善。

种地的方式也和从前完全不一样。以前耕地收割全靠人力,整日弯腰在田地里劳作,一季庄稼要耗掉数不清的力气。现在各式各样的农机能够开进田间,播种收割都不用再耗费大量体力。田间修好了完整的灌溉排水设施,遇到干旱可以引水浇灌,遇到积水能够及时排走,庄稼收成不再完全听凭老天爷安排,种庄稼的人心里,也多了一份底气。

乡村之外,普通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好的照料。从前想去看病,要赶很远的路,治病的开销也会压垮普通家庭,不少人身体不舒服只能硬扛。如今乡镇就设有医疗机构,日常看病变得方便了,一切都有了保障,村里的孩子不用早早放下书本下地干活,都可以走进学堂读书学习,拥有和父辈不一样的人生出路。

闲暇的时候,我常常坐在村口,看着往来的车辆行人,心里生出很多感慨。外面的世界变得开阔,人们出行不再受路途限制,心里想去哪里,就可以动身前往。那些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,现在不用耗费太久就能抵达,这样的生活,是过去的人不敢想象的。

我们这些种地的人,不会讲华丽的词句,也弄不懂深奥的道理。一辈子守在乡土,最能体会安稳日子有多珍贵。这片土地经历过不少艰难困苦,熬过一段又一段难熬的岁月,慢慢摆脱贫瘠落后的状态,变得富足安定。它接纳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普通人,庇护勤恳过日子的人,让一代又一代人不用再忍受饥寒,能够平安度日。

很多人说起山河,会想到远方有名的大山大河。在我眼里,山河就是家门口一块块肥沃的田地,是连通村落的乡间道路,是各家烟囱飘出来的炊烟,是孩童在路边嬉笑打闹,是上了年纪的人能够清闲度日。这些随处可见的生活画面,凑成安稳的人间,也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模样。

眼下这份安稳,不会凭空降临。一辈又一辈人埋头苦干,默默付出,才积攒出如今太平的光景。我们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,依靠这片土地维持生计,在这里度过岁岁年年。心底的牵挂,早就融进脚下的泥土,不用刻意诉说,就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。

活了这么久我才明白,祖国不是一个遥远抽象的名词。它就落在每一块渐渐变好的田地,落在每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,落在每一个可以安心入睡的夜晚,落在普通人一天天变好的生活里。

我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里的一个,守着故土过完一生。没有过人的本事,也没有远大的抱负,只懂得心怀感激,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只盼望脚下这片土地永远平安,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,都能过得踏实舒心,日子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。图